

扫描二维码下载“掌上宝鸡”，
查看更多精彩！

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

贺兰山和岩画

◎计虹

容易的事情，好在岩画都有拓片留下来。试想，在我们开始保护岩画之前的那些年，不知道有多少次类似的自然灾害损毁了先民留下的遗迹。而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后人研究的对象，今天我们放在家里习以为常的物件，千万年后也可能摆在玻璃橱窗里供后人研究欣赏。

有山有河的城市，让人有更多的空间去回归田野。黄河从兰州穿城而过，这座城市才有了诗情画意，如果失去这条大河，兰州夹在两山之间会多么憋屈、压抑，也可能沦为最不宜人生存的地区。大河的广阔绵延，给这座城市带来了灵动和温润。而银川也是因为黄河，才变得秀美而富实。“天下黄河富宁夏”，诚哉斯言。宁夏是个“米粮川”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从陕走来，打小不喜面食，喜欢吃米。在陕北时，我们以吃宁夏大米为家庭富裕的标志之一。到了银川，我渐渐爱上了这里的面食，都说穷地方的面食做得好，可银川是一座米和面都十分好的城市，城市的富裕与贫穷，对于老百姓而言不是几个统计出来的数字，是实实在在的日子。我们生活在这里，内心的笃定和踏实，恐怕没有数字可以代表。

贺兰山上有许多生灵，岩羊最受人们的喜爱和关注。岩羊，顾名思义，就是在岩石上生活的羊。在贺兰山，你往山上眺望，会发现有些小黑点在山石间跳跃，像在弹奏一首钢琴曲，及至黑点越跳越清晰，一只清瘦俏丽的羊就出现在你的眼前。岩羊站在山石上总给我一种优雅而高不可攀的贵族感，细细的脖颈，悄悄的脚步，如踩着一双细高跟鞋站在山石的小窝窝上，俯视山下鲁莽的人类。之前，生态保护抓得不紧的时

候，岩羊一度成为人们盘中的美食。后来，岩羊成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就没人敢轻易对它下嘴了，因为吃它是犯法的，谁也不会为了那点口腹之欲去以身试法。更何况我听早前吃过岩羊的人说，岩羊肉并不好吃，因为它在山里大量活动，肉质过于硬实，吃起来柴柴的，味道一般得很，和宁夏的其他羊肉没有可比性。人与羊和平共处了一段时间后，岩羊的数量增长迅速。现在你去贺兰山，会很容易发现一群岩羊在山间跳跃，有的三五成群在山脚边晃荡，一点儿也不怕人了，可见人现在给足了它们安全感。这大概和孩子一样，谁对他好，就算不会说话，心里也明镜一样。我曾近距离地和一只岩羊对视过，它现在对人类一点儿都不恐惧，相反的是，长时间和它对视后，我心里竟渐渐升起一丝敬畏。它的眼睛直视着你，毫无畏惧，眼神里的坦然与超脱，似乎在诉说着千百年来的荣辱历程。它们对生死是不在乎的，在山里生，在山里长，山有多久它们就延续多久，即使有一天山还在，它们消失了，那也不过是融入了山的肌体，化作了山的骨骼。也许，贺兰山上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是一个生灵的居所，当你抚摸山石的纹路时，内心会升起一种生命在这些线条里流淌的奇妙的感觉。

书上说，岩画先于文字出现，因而被称作“人类童年的语言”。这和一个人的成长不谋而合，我们小时候都是从开始乱画才到乱写。上幼儿园的孩子给妈妈带回来一幅自己在幼儿园创作的《我的好妈妈》，画笔稚嫩，但每个母亲看了都会湿了眼眶。我们无数的童年都是我们先民曾经的缩影，当他们想要表达

情感、记录事件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画下来。图像意识是人类的基础意识。等到一幅复杂的画作都难以表达清楚先民内心复杂的情感时，如何记录一场盛大的喜事、一场惨烈的战争，发明文字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纵观历史的每一次变革，进步都是在“需要”的基础上发生的，如果现有的一切都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就不会有发明创作的原始冲动了。

在贺兰山，有先民留下的上万幅画作。它们的内容丰富，有狩猎、祭祀、娱舞、征战等场景，也有各种动植物的图案。进入贺兰山，沿着一条木板铺成的小路向里挺进，沿路的这些岩画如同一座“艺术画廊”在你眼前徐徐展开。冯骥才先生看了贺兰山岩画，怀着激动的心情留下了八个字：“岁月失语，惟石能言。”这八个字你到了贺兰山岩画的脚下就能看见，来此一游的人们几乎都要在这八个字前打卡，留下自己的身影。在历史研究者面前，这些画是他们研究古代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的珍贵史料；在我们的眼里，贺兰山岩画展示的是古人的生活场景和情感需求，普通人关心的是古人是怎么饱腹的、怎么谈恋爱的、怎么娱乐的……再比较自己目前的生活，达到心灵的慰藉和满足。

我在去过贺兰山多次后，脑海里不断浮现“岁月失语，惟石能言”八个字，这八个字是针对贺兰山岩画题的，但它也是替贺兰山上所有的石头发声的。也许整座贺兰山上的石头都在诉说着什么，只是我们现有的能力还不足以去发现罢了。在自然面前，人类的渺小不言而喻。

肖像作者：陈亮

河岸行（外二首）

■高洋斌

竹子噼啪作响
吓得月亮只露出半边脸
灯下的影子越来越长
比竹子还瘦
走一步，歇两步
江中的小船载着相思
摇晃、摇晃、摇晃……
摇晃到你的睡梦里

归乡

漂泊几许，一份点燃的情
如射出的箭矢
命中故乡的靶心
两地的奔波
留下复制的恋情
在永不停止的旅程上
撕裂的心，一头一半

花开时，登船

灿烂的时节
格子花弥散着芬芳
散落一地忧伤
北归的雁安然落架
睡醒的芽青黄不接
只是花开一片的渡口
青丝如雪的我
何时，登上你的归船

公园的郁金香开了（外一首）

■秦舟

人民公园的郁金香开了
着不同衣裳，涂不同口红
人民公园的郁金香开了
最高兴的非女人莫属
她们站在花丛中，蹲在花丛外
她们以为和郁金香在一起
自己就是郁金香了
人民公园的郁金香开了
许多散步的老头老太太也赶了过来
你一言我一语说着郁金香的未来
人民公园的郁金香开了
我上网查阅
它虽来自土耳其，后来风靡欧洲
但今天它已成为地地道道的中国妹
人民公园的郁金香开了
你若不去她们就要走了

蕨菜

走过沙坡，爬上马头坡
经过马鞍桥，再过磨刀石
就可以看到蕨菜了
有时是满山坡
有时是一片连着一片
自上而下，自左而右
它是我们的朋友吗？
完全可以这么说
它是我们的童年
更是我们来年青黄不接的二三月
这就是蕨菜，即使枯萎了
即使叫作“灯影”，那时
我们这些农村娃踏着厚厚的积雪
将它们搬回家
那是我四十年前的事了
这些年，它们真正成了野孩子
在山的深处度光阴增年轮

四月

■张秀梅

四月的开端
泪水浇灌的菊花正在绽放
亲人的名字
在墓碑上静静地躺着
仿佛也在看着面前的亲人

而中间的叙事
多了雨生百谷的传说

四月的暮篇

绿色在漫山遍野撒欢
风筝在空中袅袅婷婷
童年那本小人书
似一座明亮的灯塔
照亮我记忆的路



陈仓诗会

对一树花的思念

◎王新智

这一树花一直开在我的梦里。高大的树干，茂密的枝条，翠绿的叶片衬着点点殷红，似盏盏红灯缀满枝头；忽而，殷红的花蕾在膨胀、在裂变，花瓣从萼叶的紧密包裹中缓缓而又坚定地挣脱出来，慢慢张开，形成一个五瓣的花朵。花瓣的颜色在张开的过程中不断地变换，从玫瑰色变成了桃红、粉红，继而洁白；花朵一嘟噜一嘟噜地傲然挺立，花蕊一点点伸展出来，像豆芽，又像金针菇，一根、两根……很快成为一簇，金灿灿、黄澄澄，那么娇嫩。突然，一阵风刮过，云起了，雨来了，花瓣挣扎着想护住花蕊，却被风雨剥离了花萼，在风中打转。花蕊伤心地哭了，一滴泪落在我的脸上，冰凉冰凉……

梦醒了。我知道，那是西府海棠的泪，也是我的泪。

我出生在关中西府的一个小山村。自从十八岁离开家乡，便对所有和家乡有关的事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以西府命名的东西，内心充满了虔诚与膜拜，满怀骄傲，甚至不惜忍受别人的白眼而炫耀一番。十九岁，当我从杂志上知道了一种叫“西府海棠”的花树，就想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生长在我赖以生长的土地上，花名中的西府是否就是养育我的家乡西府。可惜，当时还没有网络，更没有手机可以搜索，这个问题就一直萦绕在心头，未得其解。

西府海棠，从此进驻了我的心里。

2000年春节前，我在驻地花卉市场的一处角落里看到一盆红艳艳的花，虽然长得歪七扭八，枝丫上还有小刺，也不茂盛，但盛开的红花给人以节日的喜庆。我问老板

是什么花。老板操一口河南腔说是西府海棠。我被这个名字一下子吸引住了。尽管我没见过西府海棠的真容，连图片资料都没看过，我依然毫不犹豫地用一百块钱买下来这盆“西府海棠”。怕它冻着，搭出租车运回家里。

“从不买花的人咋还有雅兴买三角梅回来？”妻子的一句夸赞却让我愣在一旁。“这是西府海棠呀！”我感觉这花有问题，但还是坚持为自己辩解。妻子就笑，“亏你还是从西府长大的，怎么连海棠和三角梅区别这么明显的花都分不开呢？”好在妻子喜欢花，并没有责怪我，动手把三角梅修剪得有型有样，放在客厅似一盆火，为节日增色不少。朋友们知道了我错将三角梅认作海棠买回家的笑话，“花盲”的绰号不脛而走。

后来，有了网络，利用电脑上网查询，我知道了西府海棠的模样，也知道了西府海棠确实来自于我生长的地方，它还是我家乡宝鸡的市花。但驻地处于戈壁荒漠，环境艰苦，寻一片绿地都很困难，更不用说找一棵海棠树了。我就在脑海里不断地回忆图片上西府海棠娇艳欲滴的样子。

一次出差到河北正定，参观电视剧《红楼梦》拍摄的外景地时，在“怡红院”内看到两棵枝叶茂盛的树，一棵树杈很低，另一棵好像一簇从地上发出来的灌木，有点像父亲果园里刚长大没有修剪好的苹果树。心想，这么高贵的场所不会随意栽种树木的。很好奇地走过去，见树上的名牌标注四个字——西府海棠。

这就是我心心念念的西府海棠吗？我像见到从未谋面的亲人，绕

着这两棵海棠树一圈一圈地走。我抚摸着海棠树粗黑的带着疤痕的树干，就像摸着父亲粗糙的手。我站在树荫里就像得到了父亲的庇护。我在脑海里想象着一树繁花的海棠树该是什么样子。它肯定很美，美到令人不忍触摸，美到令人久久凝视，不想离开。我想找同伴给我和海棠树拍个照，却见他们早已不见踪影。事后，有人不解地问我，一棵海棠树有什么好看的？

然而，他们哪里知道，西府海棠对我这个游子意味着什么！

行走大江南北，遍识南国的山茶、紫荆，北国的丁香、天女花，东海牡丹，西域雪莲，唯独没有见到过绽放的西府海棠。也许它们盛开的时候我没有认出来，也许我还

没有修行到和“花中仙子”晤面的缘分。错过了机缘，留下的是深深的思念。

解甲归田，客居西安，离家乡近了，对西府海棠的思念却有增无减。

前几日，家乡的朋友发来照片，西府海棠开了。看着一幅幅照片上娇艳的海棠花，我又一次感到遗憾。俗务缠身，我无法一睹芳容，唯寄希望于明年春天。

“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苏轼钟爱海棠而秉烛夜赏，我只能在梦中思念故乡的海棠——我心中的那一树花。



责任编辑：朱百强 美编：朱振涛 校对：张琼 本版投稿邮箱：bjrbwxksq@163.com